

卷之七

論文
傳
題跋
墓誌銘

下
右

拾九枚

留

服部文庫
117
2099
17



蹈海集卷之七

論

丙吉論

丙吉當中

攝津服元雄仲英 著
東都井周愛士春輯校

丙吉論



丙吉當中興世代魏相為鼎足之任上與蕭曹並稱
實為西京名相而論者以問牛喘事至有迂相之目
余謂人民殺傷置而不問徒問一牛之喘傲然以調
和之職為辭庸人愚夫亦知其迂論吉本治律令起
於獄史凡吏事緩急臨機於得其宜何有豈昧時勢
如此而為不可知空言以為已任者哉有味哉吉役
意於孝宣之治矣蓋及其為相百爾處置皆當類此
舉史僅叙其一端已矣何者孝昭幼立委任霍光光
雖終始竭力輔之其間當有威權下移百司因事自

擅之弊自然之勢也而孝宣英斷之資少長寒賤經
歷諸難潛掖庭日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傍觀多
年常自邑邑龍飛之初嚴憚光若有芒刺在背則未
能逞其騰躍及光薨始躬大政明決四達至末吏微
事莫所不燭綜核名實賞罰必信加之魏相嚴毅誘
之其弊殆至尸祝越樽俎往往閱慘礪之端吉欲禁
其漸務行寬大牛喘一問發狂夫阻之迂論以身為
三公其任異于往日比孝宣今日天子不與白衣同
以為諷諫抑其聰察為之冕旒鞋纊耳椽史以為知
大體者亦深知吉本意哉且吉於孝宣方其襪緜繫

掾

獄時豈知有遭遇日乎一旦惻焉憐其亡辜身首不
測罪養護視遇莫所不至卒及昌邑廢秦秦記霍光尊
立之當此之時吉視孝宣猶乳母視其子成立煦之
嫗之自我成之望之日新耳雖居台輔位豈特與他
相建議進說畢其智力庶幾納用以固寵任者同日
而論乎吉意唯恐孝宣之治有虧中興之業不全孝
宣固知其至忠任之允吉周旋事事不得留意聽
用亦與他相異而後世猶議孝宣慘礪西京元氣稍
覺索然由是觀之微吉中興之治有未可知者也吾
故曰牛喘一問有味哉吉役意於孝宣之治矣

李斯論

秦并天下當革命之時論者曰機者易為食戰國塗
炭之餘僅行寬柔之政天下駸駸乎歸焉李斯不由
是道法令愈繁刑罰益慘盡廢先王之法焚書坑儒
務愚黔首終于身不免覆宗秦亦不旋踵而滅天下
後世稱咎首固非不幸矣嗚呼斯本從荀卿學帝王
術豈非古先聖王之道故改其軌轍者乎欲行其道
有所不行時變使之然何則以寬服民唯有德者能
之殷周王周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伊周之輔參而
成之秦自孝公來強暴詐力常與山東諸侯惡視及

至始皇吞滅無遺剛戾自逞當此之時切齒痛心非
物焚於期之徒博浪之戒常在蕭牆內實為天下
府孰與俗古扑淳素上行其道下輒由之若嬰兒從

父母然周室衰弱王政不行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道始屬下其徒七十子者各隨其才大小譚之匹
夫而論天下事附驥所致一時重其所說名行益顯
流風相承降至戰國世衰道微俗競偽萬乘人君
苟得一士陽居賓師之位貪禮賢下士之譽以誇敵
國豪俊之士亦投其際會各有所持智術相馳諸子
橫議紛然輩出天下初定餘燼未燔學士諸生執異

凡 譽

執

富

斯

斯

守故每一令出心非巷議下服上於是期奮然謂承
諸子橫議之後移風易俗要非絕學愚下事必不行
且秦用商鞅法成富強之業歷世威服是習故因國
勢之所從來益銳其利器使下畏之如鬼神政令所
至蠢蠢乎唯從不暇上下懸隔柄歸一尊斷絕匹夫
與謀治道之階物極必變而後寬柔之術隨宜施設
可運諸掌期之本謀不並殷周之迹術於期者雅出
荀卿後王之說雖事不成非全無意不亦釀成戰國
諸子中一豪傑者哉然而秦與山東相抗攻戰歷世
一旦從盡衡亦歸盡數之必至不可奈何藉使期有

周公之才之美輔之未知帝業成否如何至沙丘後
斯有懷祿之意一步既蹶倒行逆施無所不至固莫
可論者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皆歸焉至焚書坑儒
得罪天下余有悲之云爾

傳

大上真人傳

古之逸民如巢由者有不屑天下之跡而百世之下
稱之不已以其不屑天下之心不屑百世之下稱之
不已居然可知必也吾求其志不改其樂麋鹿與居
草本共朽邀世無悶獨仕天地之化苟取終焉於所

遇足以自適逸民之真止乎斯已矣若夫高視一世
之外驕倨王侯激貪厲俗顯然務美高尚之操者抑
末也與彼苟取終焉於所遇足以自適者不可齒而
論焉大上真人者不知何許人名字氏族一莫所知
焉吾始視之於東都街市中望之則貿貿然被髮而
來如饑且仆就之則體貌豐肥若飽梁肉魁然一丈
夫眼光如射吾意其為異人藏身於乞兒者或有問
之默而不應類病瘖者市中逢人有餘食則執視而
立亦不為乞人解其意與焉則取而食否則去而不
顧當盛寒之時裸裎臥於街頭頗有醉者睡狀觀者

如堵羣信或以瓦礫投之大斲自若良久而覺熙熙
焉舒暢之色溢于顏面余謂傍人曰古之所謂入水
不溺入火不熱冥於萬物無往不自適者毋乃是耶
真人蹶然而起眇余曰孺子管中窺豹耶人皆驚其
開口始言余欲與之言疾走不及其後都人往往見
之云月餘莫知所之嗚呼真隱之士千百載以降懷
道自晦長往不返漢馬世莫得而聞者蓋不可勝數
吾有觀於大上真人者故咨其所親覩以爲之傳

題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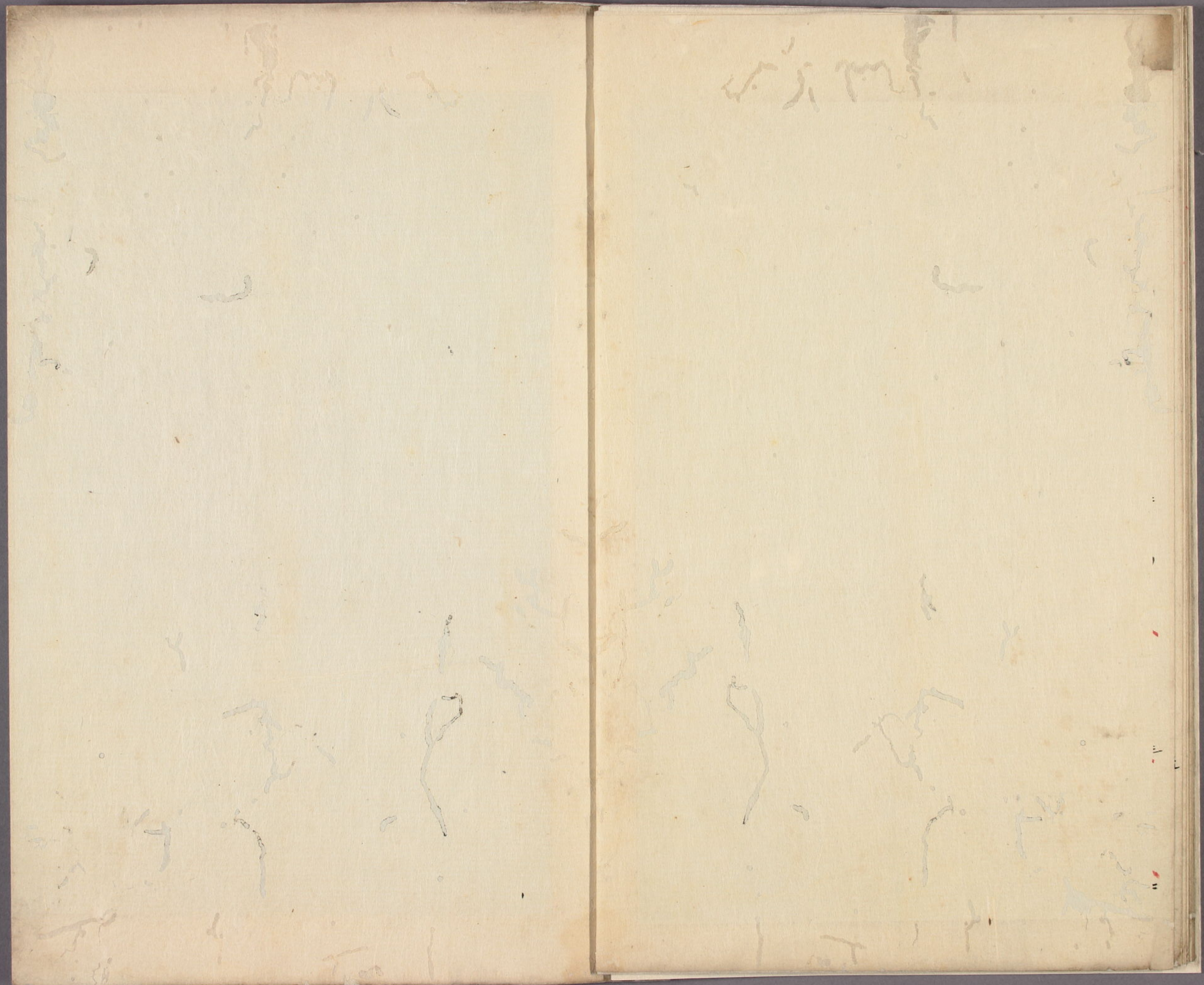
讀莊子謙豐城集後

嗚呼是吾社友子謙氏之遺牘耶子謙長於余十六
而同斯臭味者二十有餘歲苟有所著交臂相示雖
造次周旋未嘗不談論於斯道矣三四年來子謙善
病容貌就衰社友皆憂其藩勢之劇爲之傷焉子謙
笑曰內之則上自天神氏而下至當世外之則虞夏
商周以及明清若東夷北狄南蠻西戎凡域中千萬
載事苟繫於文書者吾目與心朝夕通之茫茫宇宙
立言其間以遺之於吾不可知之世丈夫爲勢也如
此若其不腆敝邑與賤有司之末者苟食其祿以稱
其職耳是區區者何勞我之爲言猶在耳其人亡矣

今也讀^{子謙}集則二十有餘歲所交^旋臂周於者果乎遺
不可知之世矣子謙^沒後亡幾其配亦故三孤長者
年未滿十五日夜哀號求其怙恃不息雖復^昆人為
之慘悽子謙^{子謙}今而遺於斯世者唯三孤與斯集
已矣掩卷不勝^歎戲^歎歎哀哉

題跋

唐詩選類材題跋



不待叩竭皆曰某在斯某在斯於學書者固不為無益是為跋

題道風帖後

載祀六百谷神既死異邦歷代諸名家法帖焉依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我邦往古工書不匱而法帖

之傳寥寥乎莫有聞焉其真蹟僅存者多爲王侯家
物不異昭陵之藏人間耳之耳莫由目其一斑雖有
老成人不如典刑之遺道風氏當延喜天曆之世書
名冠于天下是帖也國風名詠若于首皆曆_歷世撰集
所載相傳道風氏書而不知何人本藏其真何人帖_{スレヲ}

墓碑誌銘

荒井全哉君墓碑銘

君諱盛武稱佐大夫。其先輩名氏世家。與之荒井。子孫因氏焉。五世祖諱盛次。天正中委質負山公。以控弦卒。長始臣于仙臺。其孫諱某。以次子別賜食邑。是

爲君曾大父君。父諱盛定。母氏新妻。君仕自弱冠。當昔山獅山二公世。從公事於東都。凡三十一。反其間所歷庖勢。皆稱其職。享保中。今候尚雲松公主。以君爲之。傅班差當國。老僅三等。因遂移家東都。及公主捐簪珥。仍居其班。以內老服事。歷事三世。賞賜加秩。前後不可勝記。恩禮日厚。屢乞致仕。弗許。賜杖上。候館特爲優待。元祿庚午。君生之歲也。以寶曆甲戌冬十月晦而卒。年六十五。葬于東都高繩東禪寺中。號全哉居士。孺人綱代氏。生二男二女。三子皆不育。其季女長。養同藩。今田氏仲子。以配。爲嗣。名盛從。字子

政云子政致書余家君曰孤嘗見夫子今也斬焉在
縗經中與有荒井氏舊兆孤不能奉先人喪以歸葬
馬朝夕哀至則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誠得夫子辭
鐫先人行事於石春秋祭祀使爲吾家子若孫者永
從事於與之舊兆先人豈以孤爲爲不可爲者乎孤
之願也夫子有意乞命之辭即不得命使門下一二
君子其代夫子以稱孤之願無已可也唯夫子圖之
家君乃命余塞其需余不知君於子政亦無半面識
然而據其所狀觀之君將終命子政唯以事忠于君
而已他無一言宜歷事三世獲乎其君終始若一至

剛

剛毅質直操尚有守蓋與人之風又有可想若子政
所乞亦孝子至誠也是可爲銘銘曰
父母之邦仕亦於斯無不之者其將安之

富田俊治墓碑文并詩

亡友子徵氏姓富田名孟信一字俊治初子徵與竹
太冲來于東也以同社故共兄事余同筆硯其臥起
壬申之春余弟彦三病而死二人終始助余省視藥
餌幹理喪事畢兄弟誼葬後子徵西歸余爲詩而別
歸而未幾父卒尋嗣不得復東寶曆乙亥四月十二
日卒年二十九距彦三死僅四載皆不娶無子所病

喪

亦同余益傷復焉子徵其病也余不克視焉其喪也余
 不克臨焉母氏二姊榮榮在疚余不克存焉雖山河
 之貌使然生死有負幽冥中其謂我何余與大冲言
 而悲之子徵為入真率款曲凡一承顏則少長歡然
 稱之問至之日嘗蒙霑接者莫不流涕况余輩有同
 社兄弟誼乎張之名護屋其鄉也先考諱廣包以廢
 著起資累千金以子徵幼不樂轉貨之業有志遊學
 從其所好豐給而東因曰兒能成立乃公使爾不之
 而晚不如意家道失夷子徵一旦承其梗澁經紀甚
 勤日夜驅馳於非其好形神為傷卒致鳧沒之變志

業不遂命矣乎哉友人淺井生致書於余圖其後事
 於是西向舉哀遙題其墓以詩代延陵之斂墓則名護
 屋城南聖德寺中先塋側云

昔與子友視猶弟兄若蘭有臭千載同盟交臂不駐
 日月代更人世變化莫大死生宛子逝矣安藏子形
 漫漫長夜鬱鬱佳城欲往吊子山川隔程咨余於子
 遠愧巨卿子不余棄願夢通靈夢見不獲惻惻愴情

佐藤冬嶺居士墓碑

佐藤氏先出自藤原秀卿其後世自奧徙豐至君之
 王父諱通卿者遊官東都仕大久保侯晚掛冠去生

二子長子諱義卿就官土井侯而娶神田氏生君實
天和癸亥之歲也後以事罷流落都下會莊內侯優
禮見招以客事今藩君諱經卿稱新助初為近侍六
後為番衛長秩四百石凡事藩二世若干年致仕養
老號冬嶺居士後十二年以寶曆乙亥五月二十六
日卒年七十三葬駒籠天榮寺先兆域君娶久松氏
生六男二女二女皆夭長子名義信承君祿職次名
義古為藩世子近侍長次名嗣德出後鳥海氏為藩
侍醫次名士魏字必大多病不仕自稱稱江海其次名
甫救幼為村岡氏嗣先卒次名義堅為藩公子近臣

擊
考

初君姊諱綠以淑德聞會藩喪嫡夫人選三內職生
公子小五即君為嗣公子大後先侯命為今侯母卒
謚號永壽夫人以故佐藤氏宗務族重於藩異他臣云
必大狀君行事謁余家君請為之辭家君曰子所請
者非為不可而所以不敢則有說凡古之人至有才
行卓異功業著世事蹟足以記者或作之碑頌或載
之史籍當今之世昇平無為人人鑿井而飲耕田而
食賢不肖亦各考終其天年彼此相去一間耳於
事蹟可記為不多矣且父兄沒也子弟欲使其籍斯
文以不朽者人情皆然苟盡納其所託欲塞下之責則

筆硯之役日給不足蓋難乎受者是以頃歲以老病
廢業為解壹避此役東面而征西夷怨非獨翻于子
而已請與他圖之必大哀求至切作包胥哭秦庭之
態家君不得已為藏壙銘與之命余槩略所狀次之
君本以忠直謹慎著稱有大成君子之風今觀其狀
固多可傳者而余文辭蕪穢拙於記事於叙譜屬生
卒猶不免有遺漏故至君行事不敢容易論著云爾

福子幹配廣羽孺人墓碑銘

寶曆丁巳某日日社友福子幹配廣羽孺人卒春秋
若干諱某字某余嘗視子幹在家上孝于太孺人友

干伯氏下撫字二姪各盡其道入無間言是亦為政
有雍熙之稱謂其所親牧生曰德不均不配子幹氏
行難乎其為配也哉客歲子幹娶廣羽氏焉牧生告
余曰夫夫婦婦子幹氏配得其人哉不可敢謂世無
其人廣羽氏于歸也一奉子幹政亦各盡其宜婦行
不耻所天余素知廣羽氏為德於牧生言之矣子幹
之姪曰履卿一旦具狀泣而乞余曰吾叔母氏以某
日日兇身不數日而卒所產亦復不育嗚呼吾兄弟
二人者幼遭失恃之變幸叔母氏歸于我朝朝夕相
視先母復起莫以加焉不弔之甚又遭斯變哉欲

報之德也今計無所出古人有言婦人之美誅不
顯使叔母氏泯焉莫聞焉吾希消塵罔極之情所深
懷忍願為之圖圖余按其狀一符牧生之謂矣因謂
履卿曰孺人敏而多藝若平生巨細氏族所系備于
子辭余復奚言而婦道以順為最孺人於斯可謂至
矣初孺人為族人所養不獲乎謂母者大則撻小則
罵而朝夕唯順承意執勤若獲乎彼竟無怨色蓋三
年不宴未嘗反本呼其父母也天誘其衷有若子幹
使為良偶僅暮月間孺人得其所哉命之不长其謂
之何方子幹在行也其容殊有伯兮之風唯是夙夜

衣食之事經紀專心常戒履卿兄弟曰汝等於學與
我孜孜婦事日相終始勉大母訓不倦愛顧不異所
生幼時嘗從王母氏好崇信九子母神手書法華唱
題數萬言以祈宗族福田一如佞佛者而臨終之言
曰吾既執箕箒於福氏生縱不能奉養君姑氏死寧
不事先君舅乎慎莫以浮圖法歛我蓋從子幹氏儒
也夫其順如是婦道至矣於是卜日葬于東都赤坂
專福寺福氏先塋側亦得其所哉履卿名綬子幹養
以為嗣次名某字某雄為銘曰
明事姑兮幽事舅斯道綿綿死而壽

石冢氏妣妙本姊墓碑銘

大姊諱玖羅法謚妙本下毛州富_吉邑石冢氏妣也其家以_財則雄聞于國為邑豪族父諱貞克母飯冢氏大姊少時其兄諱貞其_基者謂宗族曰兄弟六人唯有妹玖羅與余餘相尋塲所不足者非財也使一妹遠于父母非余所願乃分田園財物及家僮若干人以鈴木氏子諱_度履易者配於大姊為_貳亡幾何貞基棄家為僧足跡遍於天下遂入佐渡檀特山而終焉遺言大姊葬其後大姊年二十二得對四十三失怙四十六失恃五十八稱未亡人其生也實某年月日也

其卒也某年月日也壽七十三男女各兩各夫其一第三子名邑人字國鄉_卿奉先祀云往歲先君近縣之遊館於石冢氏睹大姊所詠國風之什跋之爾時余亦得上大姊之堂承顏今茲國卿屬余銘其墓余謂凡婦女瞻麗文藻者動有浮靡之蔽振已而然大姊自少至老壹於斯文工作國風之章閭里至稱當今小町氏而終始其家女則孝婦則貞母則慈溫柔靜淑才而不耀克行於質可謂女德彬彬者也敢為銘曰降而弄尾上帝錫爾以聖人之壽屋_身門全斯福者為誰石氏母

合真先生墓碑

按狀先生諱元尚字仲說號合真本姓黑川母武田氏某年月日生于京師少來于東都為官醫細川氏嗣細川氏以桃庵為世稱先生亦稱焉今茲某月日卒年若干葬于某所余應其嗣宗仙君請將銘先生墓凡先生行事異於眾者不可勝記而有言以若是槩其為以取以徵之云先生嘗謂宗仙君曰爾知乃公居常居心所存乎家幸資懸官之俸方位是疇不翅三世先父之職吾豈有戴尸其位者哉夫唯所病病道少耳自省不病道之將行也歟命也且從吾

所好則與其鯖五侯之膳懸官之俸衣食足矣寧退而自脩養生保真典籍足以自娛與彼形謀成光隨俗以變夸毗鬻伎者為伍吾不敢余上先生堂再四堂扁合真二字戶牖外百圍大本森然成列白日不通光殆有深山窮谷間想所謂養生保真不必在遠其在茲乎合真之稱余亦知先生居心所存矣遂為銘銘曰

善抱者焉用其耀善全者爰得其徽

宇佐美實聚府君墓碑銘

嗚呼茲石於銘者社兄子迪氏太人實聚府君之墓

耶其墓在南總夷濶縣長者里東南云余既有猶父
之誼欲從子迪迪後趨府君之庭久矣志不果而今與
佳城之役為憾如何往板美仲狀府君建總南創港
之議及所居長者里有諍訟事至考議急奮而濟之
二事事餘子綽前於其七十壽辰以治世隱君子為之
序後廣板氏所狀者又為八十壽頌皆數百千言盛
稱其德美為盡矣府君年八十五以寶曆庚午之春
二月廿八日卒子迪迪乃狀其行事上自天正中其先
從徒自北越宇佐美氏世為南總豪族下至府君葬時
會者六千人云云凡五千餘言亦盡矣參而讀之德

音章章緯之經之黼黻燦布難乎為之殿雖然子迪
命之余安敢以續貂辭蓋府君濟物之誠出于自然
一生事蹟終始貫之板氏狀待大史氏需二事是其
最者旨哉餘氏頌稱仁者壽矣初總人不知桔槔汲
水府君教之笑曰苟利鄉黨漢陰叟譏我不恤此事
雖小其志可知識者曰斯人居輦轂下非唯俯拾青
紫必大興國家之利若夫閭里之行人所傳稱者徒
陳孺子肉耳余既受子迪迪所狀卒業喟然歎曰有是
哉漢李將軍恂恂如鄙人而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
皆為盡哀嘗聞于古府君一田舍翁耳非有名勢動

久及葬之夕，隣里鄉黨匍匐，執紼者六千人。今而觀之，彼此所致，非招而取之，皆內有信乎人之誠者也。夫府君家以稼穡醞釀成業，既有素封之資，修之以下，其可於於有政者而不求大富，有餘則贍不足，居恒視吾隣里鄉黨，猶視吾子弟宗族，乃隣里鄉黨信之，比屋倚賴，沒而不忘，是亦古之遺愛矣。其為為政矣，仁者必有後，府君孫子若干人，而仲子子迪，名惠，能象其賢，少師事物，子今為雲藩文學，以真聲聞餘各，息其先業，府君遺風不衰，則宇佐美氏之興將有高，大閣門之日矣。府君諱某字千里，寶聚者，晚信法華。

經旦夕誦之，經有天下妙寶聚語，因名所處之園云。

銘曰

左兮右兮，匪躬之故。子兮孫兮，厚錫爾祚。視彼如已，家思戶慕。長者里側，維寶攸聚。隨淚之稱，亦於茲墓。

米津悟賞侯所生旭憲君氏墓誌銘

君氏諱阿野惠，旭憲法謚駒崎氏女，年十八事米津蟠龍公，正嫡榮光太夫人。久之，太夫人以君氏淑婉冠于後房，進侍蟠龍公，而朝夕未嘗離太夫人側。事之如故，及君氏有身，太夫人喜曰：何異吾有身，乃禱秋葉山，求懸弧之福。既而今，侯生焉，女公子，人亦

君氏之出皆養於太夫人及蟠龍公逝今侯襲封太夫人謂君氏曰子豈願衆勝妾之位者乎未亡人將與諸大夫圖之君氏曰嗣君二女公子非太夫人子乎賤妾不與焉拜命之辱敢辭今侯幼時蟠龍公曰此兒王父好學我欲此兒效王父之好及命侯長君氏常曰先君言猶在耳今侯篤學誓古君氏與而有方太夫人傳姆松井氏精婦禮君氏從而受之後二女公子各爲輦上君子之配宗室之教君氏成之而諱阿秀者先指簪珥君氏慰喻太夫人言莫不至未嘗示以戚容寶曆辛巳之歲五月八日太夫人下世

諸侍人欲以所事太夫人事君氏君氏泣曰太夫人非吾影響其側衣不適體食不旨口琴瑟之音不諧于耳錦繡之觀不燦于目四十餘年於茲烏有有形既亡影響永存者乎吾亦旦暮之人地下再事太夫人期不遠且吾自少至今日所使一婢耳太夫人諸侍皆吾姊妹之齒奈何以一婢之任勞諸姊妹乎吾不敢固辭今侯至性百爾盡意一無所受常侍太夫人靈牀不異事生君氏逝也後太夫人僅九閱月實壬午之春正月二十日也果如其言年六十二葬于城西知足山正福寺先塋側元雄曰母以子貴古今

通義有太夫人尊則已而太夫人先已有意諸侍人
所欲安知非今侯之意乎人情孰不欲貴而君氏不
居四十餘年其操以一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古人難
諸嗚呼世以居人上為榮昧于退讓之道者聞君氏
操尚其意以為如何余蒙今侯之眷久矣故槩略所
聞為文誌若夫具列遺懿侯家史官存矣銘曰
坤之為德居卑以原斯人斯體不母而母

女冬墓銘

癸未冬十月二日舉一女因名曰冬明年正月二日
罹痘患而夭所康之壽僅九十日不知春秋名冬為

舉

臨海集卷之七

